

毛泽东

李友刚 著

追寻的年代

MAO ZE DONG ZHUI XUN DE NIAN DAI



中央文献出版社

·长篇小说·

毛 泽 东

——追寻的年代

李友刚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毛泽东: 追寻的年代/李友刚著.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8

ISBN 7-5073-1207-0

I . 毛… II . 李…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3690 号

毛泽东——追寻的年代

作 者/李友刚

责任编辑/田松年

封面设计/李书英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录 排/经世伟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友谊印刷经营公司

装 订/广增装订厂

850×1168mm 32 开 6.875 印张 170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073-1207-0/A·89 定价:15.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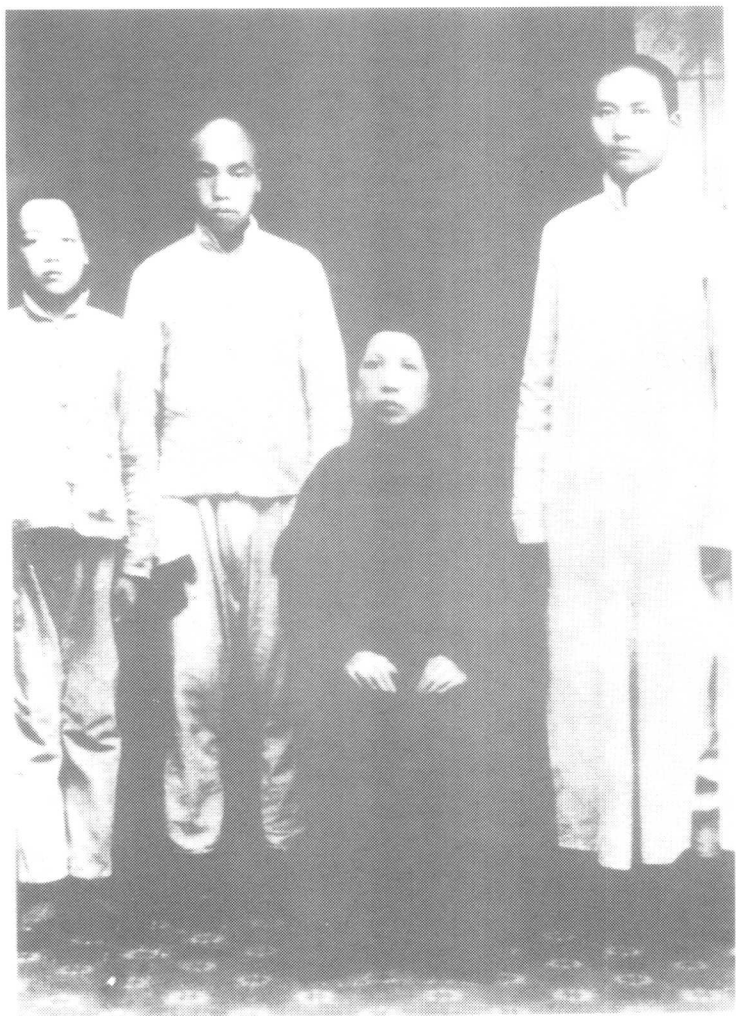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毛泽东(1919年)



毛泽东(1920年)



毛泽东(右一)、毛泽民(右三)、毛泽覃同母亲在长沙合影(1919年)



在北京陶然亭与进步团体“辅社”同人的合影，左四为毛泽东（1920年春）



上海半淞园聚会合影，右四为毛泽东（1920年5月）

目 录

一 北上途中	(1)
二 初进北京	(8)
三 组织赴法勤工俭学	(16)
四 图书馆新来的助理员	(23)
五 与蔡元培座谈	(31)
六 童话与爱情	(36)
七 感受北大	(42)
八 同李大钊对话	(46)
九 听胡适谈短篇小说	(50)
十 “杨毛羊毛”	(55)
十一 庆祝欧战胜利	(60)
十二 看海归来话中国	(64)
十三 “要责己严,待人宽”	(67)
十四 雪天散步	(69)
十五 醇酒、美女和慈母	(72)
十六 在黎锦熙先生家过年	(77)
十七 参加北大哲学研究会	(83)
十八 依依道别	(88)
十九 上海送行	(92)
二 十 在长沙伺奉母病	(95)
二十一 准备声援北京五四运动	(102)
二十二 组织长沙总罢课与禁绝日货	(107)

二十三	主编《湘江评论》·····	(112)
二十四	接父亲到长沙·····	(119)
二十五	论赵五贞女士之死·····	(123)
二十六	开展驱张运动·····	(126)
二十七	忙碌的平民通信社社长·····	(132)
二十八	领导请愿·····	(140)
二十九	决定留在国内研究·····	(147)
三十	只身南下·····	(154)
三十一	半淞园聚会·····	(161)
三十二	试办工读互助团·····	(167)
三十三	与陈独秀谈信仰·····	(172)
三十四	谈婚论嫁·····	(178)
三十五	发起湘潭教育促进会·····	(183)
三十六	筹建文化书社·····	(187)
三十七	推动“湖南自治”失败·····	(193)
三十八	结婚·····	(198)
三十九	确立信仰·····	(201)
四十	除夕夜话·····	(207)
四十一	思想论争·····	(210)
四十二	启程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212)
后 记	·····	(214)

一 北上途中

火车“咔”的一声陡然刹住，满车厢的旅客为之“倾倒”，睡着的旅客被震醒，同醒着的旅客一起互相问道：“怎么回事？”

原来是铁轨被洪水冲毁了。

很快车厢内响起一片嗡嗡声，许多人都说：“我还以为轧死人了呢。”

“我也以为轧死人了。”萧子升也从窗口缩回脑袋，对仰靠椅背闭目养神的毛泽东说。

这时，车厢里的旅客们先后站起，打哈欠，伸懒腰，在过道上来回走动，都嚷热。正当8月，骄阳似火，车厢在烈日下炙烤了大半天，旅客感觉像闷在热罐子里，怎能不热呢？

车厢门打开，旅客们争相下车，拥向食品摊，买冰棍、买汽水，很快抢购一空。人人都体会到了：物以稀为贵。

不一会儿，这节车厢只剩下20多人，都操湖南口音。

毛泽东这才睁开眼睛，欠身问：“这是哪里？”

“漯河。”

毛泽东站起身，双手撑在窗口，看着车下的旅客三五成群，在吃喝，在闲聊，说我们也下去走走。

下得车来，遥望蓝天，蓝天高远，没有一丝儿风，太阳已经偏西，但热度不减，他们都光着脑袋，头发很快被晒得发烫。毛泽东摸一摸头发，说：“都快焦了。”

“是不是上车去？”子升问。他卷起裤腿，敞开胸怀，许多人都这样做了，有些人还干脆打起赤膊。

“车上更热。”罗章龙说。

听旅客们议论，他们要到许昌才能再搭上火车，毛泽东灵机一动，对子升说：“我们何不先行到许昌，去凭吊曹操一下？”

许昌是三国时魏国的首都，那里至今保存有曹操的陵墓和一些古迹，子升知道。但他不想去，说天气太热，而且火车随时都可能开走，身上所带盘缠不多，误了车那可就进退两难了。

可是毛泽东主意已定：“你不去我一个人去了。”

“你怎么不问问我？”章龙说。他说他愿陪泽东一游。问其他人，都说不去，只有陈赞周在犹豫，最后他说，我也去。

等到太阳下山，地表温度在下降，蚊子出来了，旅客们先后上车去，都说只好在车上将就一宿了。

毛泽东说，人嘛，也能“讲究”，也要能“将就”，特别是出门在外，什么罪都得受，要不怎么说“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时难”呢。

坐在座位上，车厢门和车窗都还开着，因为温度太高，进来蚊子也顾不得了。他们说着话，吃着买来的零食，议论着第二天的行程。10点钟，车厢的大灯关闭，只留着几盏小灯，散发着昏黄的光亮，有一些旅客歪在座位上睡着了，有的睡着又被蚊子咬醒，嚷着要关车门和车窗。

12点后，车门车窗全部关上，毛泽东从车窗玻璃上观察旅客们的各种睡姿。他去上厕所，那里有人抽烟，烟味和汗味混在一起，令人反胃。

回到座位，子升趴在桌上睡得正香，呼噜声大得惊人，口里流着口水，地下打湿一片。

毛泽东推了一下脑袋歪在这边的章龙，章龙的脑袋便靠在了

他的肩头。他仰靠在椅背上，合上双眼，想着心事，不一会也沉沉睡去。

天快亮时，毛泽东一身腻汗地醒来，他推开章龙，走近车门，车门未开。他便打开车窗，一股凉风袭来，好不舒服。他翻身下车，外面空气凉爽，毛泽东做了几个扩胸姿式，深呼吸，活动几下筋骨，月亮还挂在天边，太阳还没有出来。

他绕着车厢走了一圈。

回到原地，车门已打开，毛泽东登上车去，一股热空气迎面扑来，赶紧跳下车。又过了一会，脸盆大的红太阳从东边地平线上升起，辐射出的光线照耀着大地。章龙、赞周也下车来了，三人商量何时起身。

三人起身，毛泽东与同伴道：“许昌再见”。

途中碰到一辆马车，三人讲好价钱，坐上车去。道路坑坑洼洼，一路上马车蹦蹦跳跳，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到达许昌，已是中午。烈日当空，三人汗如雨下。下得车来，找家商店一人买了一顶草帽、一把折扇。打听旅馆，街上旅馆有好几家，住宿费都不便宜。泽东建议，不妨先去郊外看完古迹再说。

喝完水，三人来到郊外，一片荒凉，只有孤零零的几座坟散落在那里。

你们晓得吗？毛泽东指着那些坟冢说，这 32 座坟冢，是曹操为防止后人掘坟在生前修造的。

章龙数了一遍，没数清楚，数了三遍，果然是 32 座，他问：“这里面有什么故事吗？”

“没听说过这么两句诗？遍掘三十二疑冢，总有一冢葬君尸。”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陈赞周走近毛泽东：“印象怎么样？”

“好啊，”毛泽东说。“我很钦佩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章龙、赞周都说曹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

“还是大诗人。”毛泽东从坟冢上下来，坟冢上开着粉红和淡白色的小花，脚下是茂盛的青草。毛泽东扯断一根草茎，衔在嘴里吮着，一股甘甜麻醉了他的味觉。他吐掉草茎，背诵起曹操的名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普通人的忧愁，伟人也有吗？”罗章龙问。

“是人就有。”赞周说。

章龙也背起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他说，这首诗是喝酒喝出来的，“喝酒就是好。润之，你不会喝酒，看来成不了大诗人。”

“那也难说。”

“怎么难说？唐朝诗仙李白，也是喝了斗酒才有诗百篇的。”

“就不许有例外？”泽东还是坚持。

三个人回到街上，走进一家饭馆，柜子里还真有杜康酒，章龙问，来一瓶？

毛泽东说他不会喝酒，赞周说他会但不能喝，皮肤过敏，章龙便要了一杯，另外要了几样菜，主食是窝窝头。

泽东同赞周掰窝窝头吃，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吃这种主食。在家里，玉米是零食，还挺香，没想到做成主食是这么难吃，只好多吃菜。章龙一人喝酒，他要赞周尝一口，说杜康酒同家乡烧酒味道不一样，赞周尝了一口。

“有了第一口就有第二口。”章龙劝赞周再喝，赞周也禁不住诱惑，喝了好几口。

泽东吃完一个窝头，不肯再吃，用折扇扇风，他催章龙快喝。章龙说喝酒不能快，要慢慢品尝。

出了饭馆，章龙又折回去，他忘了戴帽子。跨门坎时，绊了一下，连说喝醉了喝醉了。毛泽东乐滋滋地说：“你们皆醉我独醒。”

“喝酒可是一种享受，”章龙敞开上衣，扇着扇子。“润之，你没这口福。”

在太阳底下走了一会，赞周的皮肤就发痒，挠一挠，两只胳膊起一片疙瘩，红红的。他说：“章龙，你害了我了。”

泽东不同意，他说：“问题还在你自己，没毅力，我不会喝酒也就不听人劝。”

天气还是很热，三人来到一户人家门口，泽东说进去坐坐。

主人很热情，招呼三人进屋，泽东坐下就同主人聊天，赞周在一边挠痒，章龙去屋后参观。

泽东同主人聊得很投机，眼看天色将晚，提出想借宿，主人慷慨应允。

吃完晚饭，泽东继续同主人聊天，章龙、赞周也参加进来。赞周佩服泽东的口才，聊了这长时间，内容就没有重复过。

睡下后，章龙说：“明天可要走了。”

泽东没有吭声。

早晨起来，章龙催泽东趁凉快赶路，泽东不答应，说火车不会就开，回去也是等着，不如就在这里再访问几户人家。章龙没有办法。

太阳西下时，三人来到街上，可是没有马车，急得章龙满脸是汗。正在着急，天又下起小雨，不一会小雨变大，三人躲进住户屋檐下，等阵雨过去。泽东安慰章龙道：“我敢说，火车会等我们的。”

“凭什么等你？你是总统，还是总理？”

“我是旅客。火车上可以没有总统，可以没有总理，但不能没有旅客。”

正说着，前面巷口传来马蹄声，不一会一辆马车出现，停在他们面前，章龙说我们去火车站。车夫说了价钱，赞周说你讹我们呢。车夫打马便走，说爱去不去，就这价钱，雨可是大起来了。

雨过一会还是停了，毛泽东却改变了主意：“干脆再住一宿，料想火车不会就开。”他拍着胸脯对罗章龙说，保证不会误车。章龙想天也黑了，赶今晚的车也赶不上了，索性冒险再呆一天。这一夜他们住的是旅馆，到了清晨三四点钟，章龙醒来，说现在就走，步行回去。泽东没法，只好起床。赞周无可无不可，起来穿好衣服，三人上路。路上下过雨，不好走，费了大劲，天亮时赶到了火车站，火车喇叭正在催促旅客上车。萧子升等一行人正焦急地站在路口，等泽东三人走近，说：“盼儿子似的，总算把你们盼回来了。”

这时火车已经快要开动，火车头上冒着滚滚浓烟，按诗人的说法，像盛开的黑牡丹。

坐到车上，子升问：“许昌怎么样？”

“呀！”毛泽东两拳并握在胸口，仰起头，闭上眼，“太好了！”

“一看装腔作势就是失望。”罗学瓚推推眼镜。刚说完，火车“咔”的一下开动，他顺势仰靠在椅背上。

“的确是好。”毛泽东放下架式。

“怎么个好法，你说我听听。”子升也仰靠在椅背上。

泽东端过章龙的茶杯，喝了一口，说：“你问赞周。”

陈赞周微微一笑：“好得无法诉说。”

“无法诉说那就别说了。”萧子升也不追问。

“怎么能不说呢，”毛泽东来了兴致。“这么大的新闻我们三人藏着不也太自私了吗？”

子升睁开眼睛，又合上。

毛泽东念道：“‘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

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也就看到几个土包子。”子升不屑。

毛泽东没了脾气。

旅客们先后睡去。泽东挺了一会，也睡了。

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被吵醒，听旅客在叫，黄河黄河。

毛泽东赶紧推醒章龙，靠近窗口，可黄河已经过去。

真正的北方到了。

气温变化不明显，车内仍然很热。毛泽东已经没有睡意，同罗章龙换了座位，趴在车窗口观察一闪而过的树木、村庄和田野。车到河北境内，毛泽东看到了一望无际的平原，麦收已经结束，原野裸露出它的肌肤，车行几个小时窗外都是一样的景色，他收回了目光。章龙已经睡着，又把脑袋靠在了他的肩膀上。

他站起身，去两节车厢的接口处洗了脸，回来把毛巾搭在行李架上。子升说，还有4个小时车就要到终点了。

二 初进北京

1918年8月19日晚，火车抵达北京前门车站。“终于到了。”“身子都坐疼了。”“像大病了一场。”旅客们纷纷起身，从行李架上取下各自的包裹，准备下车，许多人已经挤到车厢门口。

“我们不着急，等他们下完了我们再下。”萧子升悠闲地用扇子扇着风，他的长衫穿得整整齐齐。毛泽东闭目养神。章龙等人已经把包裹抱在胸前，只等起身。

下了车，出了站口，广场上停着许多人力车，车主向他们招揽生意。泽东他们是第一次听北京方言，怎么也听不懂，说了半天才明白。讲定价钱，坐上车，各自去各自的会馆。一些人去湖南会馆、长沙会馆、湘潭会馆和浏阳会馆，毛泽东和萧子升等人则去湘乡会馆。到会馆门口，毛泽东等人下车，子升说：“北京人欺生，这么近的路，要这么多钱。”

“我们又不会讨价还价。”毛泽东说。

放好行李，毛泽东去洗澡，这是他多少年来第一次洗热水澡，感觉是另一种舒服。他把全身搓了个遍，洗完换上干净衣服，身上仿佛轻松许多。

洗完了澡和衣服，大家都到院子里乘凉。毛泽东第一次认真仰望北方的天空，那么辽远，繁星满天，月亮不很亮，虽然空气很热，但蚊子很少，感觉很惬意。毛泽东说：“今晚迟点睡，好好享受一下北京的夏夜。”